

住在小西巷

藹萍 | 著

的那個女孩



第一部

剪不斷
理還亂





林德彰從躺椅上豁然彈起上身，一身的汗涔涔，他一臉驚愕，環顧左右。這裡是林德彰開的雞排店的倉儲室。

昏暗的倉儲室，冰櫃運轉的頻率，規則的轟轟嗡嗡的聲音，阻隔了店外車水馬龍的吵雜。這裡向來是他最佳的午睡秘境。這轟轟嗡嗡的聲音，於他而言是最佳催眠曲，他總是能一覺好眠，睡飽飽，補足精神，一到晚上又是一尾活龍。

驚醒後的林德彰一臉惶惶不安的神情，慌忙搜索口袋，掏出手機，顫抖著手，撥了號碼等著對方接話。

「喂？」手機傳來回應的聲音。

「是賴登發嗎？」林德彰難掩恐懼，聲線抖動。

「不是我，還有誰啊！」賴登發打電玩正夯卻被打斷，很是不耐煩：「你不是說，午睡時間不可以吵你睡懶覺嗎？現在你不睡覺，來吵屁啊！」他沒好氣回他話。

「小歲老師死了！」林德彰不顧賴登發的反應，就這麼蹦出這句話。

「甚麼？」賴登發好似被驚嚇，沒聽清楚再問一次確認「你說誰死了？」

「小歲老師死了。」林德彰慎重再說一遍。

「甚麼時候的事？」賴登發實在不願相信，但是總要弄清楚是怎麼一回事。

「不知道。」林德彰透出傷懷的心情「可能是幾年前吧？」

賴登發想了想，再聽他說話的情緒，覺得林德彰不像是在捉弄他，也染了傷感，停頓了幾秒鐘才接著問他「小歲老師怎麼死的？」



「可能是跳海吧！」林德彰帶著濃濃的悲戚回答他的問話。

「你怎麼知道的？」

「她親口告訴我的。」林德彰語音有些落寞。

賴登發聽著聽著，覺得有些詭異，他狐疑繼續追問著「她告訴你，她要去跳海？」

「對！大概是那意思。」林德彰斬釘截鐵，給了肯定答案。

「那你為什麼不阻止她？」賴登發心裡湧起了一絲的懷疑。

「她只說要去很遠的地方，不會再回來了。」林德彰在說這句話時，帶著滿滿的懊惱與悔恨似的。

「很遠的地方？也許她只是要移民去國外。」賴登發覺得，哪有人要自殺還到處預告張揚，而且這也不太符合小歲老師的性格。倒是林德彰說風就是雨的個性，常常誇大事件的真相。

「不是的！」林德彰惱火了似地，吼喝了一聲才接著說：「她一直哭啊！」

「她哭了啊！」賴登發將信將疑，但是心情也跟著沉重起來「有沒有可能是要移民的地方，生活環境不好，她不想去，所以……」

「你不知道啦！小歲老師會跳海自殺，都是我害的。我有責任……」林德彰忽然哽咽，鼻音暗啞。

賴登發靜默了，因為他沒想到林德彰居然如此傷心，看來這件事應該是真的。於是也跟著傷心起來了「她現在在哪裡？我聯絡同學們，大家一起去祭奠她。」

「剛剛她來跟我道別，我才確定她真的死了，難怪我們都找不到她……」林德彰接著述說。

「等一下！你等一下！」賴登發打斷林德彰正叨叨絮絮的話詞：「你說，剛剛她來跟你道別？」
「是啊！剛剛我在午睡時，她到我的夢中來向我道別，就站在海邊，這就證明她真的已經不在人世了……鳴……鳴……」林德彰此時已經情不自禁，難以抑制，嗚咽出聲來了。

「你哭天喔！我睡覺也夢見過你，你為什麼不去死啊？要我白爛啊！」賴登發火大了，搞了半天，居然是林德彰睡午覺，做了一場惡夢，醒來在哭爹喊娘的，簡直當他是白癡在唬弄。他氣極掛了電話。

「喂！喂！喂！……」林德彰話頭正盛，忽然斷了線，便對著手機的音孔大聲叫吼著。

台北市。

張西恩剛從教育部開完會出來，陳相韻約他吃飯。

「你回台灣已經一個月了，現在才有機會跟你吃頓飯。」陳相韻向他抱怨。

「我希望能在最短的時間內完成鄉野研究，儘快給部長提出報告。」張西恩解釋著。

「研究完成後你會留在台灣嗎？」陳相韻問張西恩。

「再說吧！」張西恩說完後陷入沉思。

六年前他帶著傷透的心離開台灣，一去六年。原來選擇讀醫療行政管理，後來決定轉換跑道，攻讀教育行政。這次會回來是因為他的指導教授被延攬入閣，擔任教育部長，邀他回來協助主持研究台灣教育的改革計劃。

「反正這個研究計畫，沒那麼快完成。」張西恩接著說道。



「沒想到你成了教育專家，真是意外。」陳相韻看著眼前曾經是問題學生的張西恩，笑著說。

「精彩的人生總是一連串意外組成的。」說出這句話時，張西恩眼神閃動，心中還是泛著隱隱的刺痛。這是王小蕙說過的話。已經過去六年了，為什麼還無法完全忘記？為什麼仍然會悸動？原本以為已經釋懷，不會再有感覺了。卻沒想到，回到這個充滿她的影子的城市，所有的感覺和情愫，都潛伏在每個角落，隨時躍出來侵襲他。他不明白，是什麼讓他對王小蕙如此放不下。只是因為被她放棄，不甘心嗎？那麼，應該要恨她啊！可是不甘心是有的，但是他卻是無法恨她。

每當腦中出現那段過往記憶，總是像有一隻鑿子，鑽鑿著他心臟。張西恩實在不願再去想，他快速拉回思緒接著說：「這幾年都麻煩你陪伴我媽。明天開始，要在全台灣高中職校舉辦座談會，可能全省走透透。下星期在北台灣，接著到中部，再來去南部。所以也沒有時間陪我媽。」

「那沒什麼，春姨跟普通的媽媽不一樣，你就忙你的事吧，她會瞭解的。」陳相韻安慰他，希望他寬心。之後她凝視張西恩幾秒鐘，低下頭問「在美國的這段時間，你……有心儀的對象嗎？」

張西恩沉默兩三秒才回答「沒有！」

這六年在美國，是有遇見兩三個女孩，但是因為課業與研究工作繁忙無心經營，也或許是心裡的那個影子無法完全忘記。

陳相韻抬起頭來凝睇著他，慢慢說出「那我們……」

張西恩尷尬一笑：「相韻，我們從小一起長大，一起玩鬧、鬥嘴，我……一直把你當哥兒們，現在還很難轉換感覺……」張西恩說完，困窘地眼神飄移。

陳相韻看到他的表情後，嘴角微揚。從小，只要他認為自己做錯事，就是這個表情。「你幹嘛解

釋這些？你不會以為我是要跟你说白吧！我也是把你當哥兒們。」陳相韻說罷，尷尬笑著。張西恩也笑了，拿起酒杯：「敬永遠的哥兒們！」

「好！敬你，永遠的哥兒們！」陳相韻也拿起酒杯回敬。她嘴角雖然上揚著，但眼神卻透出沉甸甸的失落感。

早上七點五十分，張西恩出現在青海中學校門口，離會議開始還有二十分鐘。他選擇青海中學做為座談會的第一站，是心中還有依戀；或者是希望在這裡能找到心底最深層的疑惑的解答。他把車停在六年前他經常停放的地方。學校的大門改建過；圍牆也重砌成紅磚；圍牆邊的人行道也重鋪了。沒想到會有這麼大的改變。他坐在車子裡許久，就像六年前一樣，等待著某個即將從大門走出來的人。半晌，他搖頭苦笑，怎麼可能會有人走出來？那個他所等待的人，早已經不在裡面了。

張西恩陷入了回憶。

那是六年前的夏天。

「喂！西恩老大，你們快來，我們有麻煩了。」是林德彰打來的電話。

「你們在哪裡？」

「就在學校附近的燒烤店，小葳老師知道地點。你們快點來！」

車子來到燒烤店門口，王小葳先行下車，張西恩開車去停車場。當他停好車，一進門就看到一個紅髮少年舉槍對著小葳，他不假思索就衝向少年，欲奪下槍支。那少年驚慌中扣了扳機。



意識模糊中的他感覺到小葳緊抱著他，聽到小葳哭喊著：「西恩，你千萬不能死……你死了，我怎麼辦？西恩，不要死……」

雖然六年過去了，就在心臟旁邊被子彈貫穿的傷，傷口早已經癒合，然而，一來到這個地方，似乎又喚起當年的疼痛，這樣的痛，痛起來每每都讓他感覺難以承受。

彰化市，至誠商工。

八月下旬。校園裡冷冷清清。因為是暑假末端，暑期輔導課也已經結束了，只有行政人員上班，學生和老師都還沒開學。

「王大組長，大家都下班了，你幹什麼那麼拼命啊！」徐子依一進入教務處就大聲嚷嚷。

王雯昕抬頭，順便伸伸懶腰，瞄了她一眼，眼睛又回到電腦螢幕：「快開學了，我要趕快配課、排課，老師們等著拿課表要備課了。」

徐子依走到王雯昕辦公桌前，拉來一把椅子坐下：「做事要認真，吃飯也不能馬虎。走吧！有人要請客。」

王雯昕眼睛死盯著電腦，手指不停敲著鍵盤：「我剛剛已經吃麵包了，我不餓。」

徐子依舉起手，擺在王雯昕的眼睛和電腦螢幕之間不停晃動，干擾她繼續工作。

「雯昕，這學校又不是你家開的，我爸爸才是學校董事耶！」

被她這麼干擾，王雯昕只好暫停工作。抬起頭來對她說：「居處恭，執事敬，與人忠。我認真為

你家賣命，你應該開心啊！不要吵我了！」說完還瞋瞪了她一眼。

「我管你爲誰賣命，不關我事。」徐子依完全不理會她的反應，持續不斷動作干擾她。

「唉！」王雯昕此時只好完全停下工作，放鬆身體，往椅背躺靠，對她搖搖頭後，揮了揮手說：「雖之夷狄，不可棄也。」

「你們這些學中文的，開口閉口論語、孟子、古文、詩詞，每個都變成老學究，無聊又乏味。」徐子依知道王雯昕又故意逗她，所以也故意與她抬槓。

「躬自厚，而薄責於人，則遠怨矣。」王雯昕一副不以爲然的表情，故意慢條斯理回應她。

「唉呦，我不要再聽你之乎者也了，反正我答應人了，今天一定帶你出場。你一定要賣我面子。」

王雯昕無奈：「喂！大小姐，你在講什麼啊？」

徐子依站起來，拖拉著王雯昕往外走去：「拜託啦！大組長，工作不會跑掉，明天再做，沒人會偷你的工作。走啦！走啦！」

徐子依開車，王雯昕坐在旁邊，拿著筆記本寫不停。

「你彰化師大研究所的課程，不是已經結束了嗎？」徐子依看她埋頭苦讀，隨口問問。

「嗯！」王雯昕頭也不抬，只隨意應聲。

「那麼，你還用功什麼？」徐子依不以爲然地喳呼著：「難不成，你還要考博士班啊？」

「是啊！」王雯昕眼睛盯著筆記，絲毫不在乎徐子依的態度。



徐子依轉頭瞧她一眼：「你未免也太上進了吧！」

「只是打發時間而已！」王雯昕隨口應著。

徐子依笑著，興致勃勃地接著說：「所以說……你該交個男朋友，日子就不會無聊了。」

聽到徐子依說出心中的意圖，王雯昕眼睛終於離開筆記本，抬起頭來懷疑的眼神睨視著徐子依，但是並未開口回應。

徐子依趕快避開她的目光，一邊開車一邊嘻嘻笑著說：「雯昕，今天是我堂哥請客，他叫徐華夏，是電子新貴哦！三十三歲，多你四歲，完美的配對！」

「你又來了，我不是跟你說過，我不想交男朋友。」王雯昕有點不耐煩。

「我們一起進入學校，這六年來我都換了好幾個男朋友了，你卻連一個男朋友都沒有，這樣我會很愧疚的。」徐子依轉過頭，對她眨了眨眼。

「你愧疚甚麼？」王雯昕闔上筆記本，滿臉疑惑睨視徐子依：「我不交男朋友，干你什麼事啊？你在說什麼？」

「你是不是因為當年劉衡裕跟我在一起，所以你從此不交男朋友？」

王雯昕好像被她的話給噎到一般：「天啊！你胡說什麼？未免太有想像力了吧！」

「六年前，你、我、劉衡裕三人同一期進來至誠商工，一起受訓。我知道劉衡裕本來是要追求你，後來卻跟我交往，之後你都沒交男朋友。全校同仁都在傳言說，因為我橫刀奪愛，使你感情受創傷，所以寄情工作，才會變成工作狂。」徐子依滿臉是委屈歉疚：「對不起，我真的不是故意奪你所愛。」

「我……？啊……？天啊！你們這些人怎麼會這麼想呢？太八卦了吧！」雖然聽起來很荒謬，可是王雯昕不知如何反駁她。

「到了！我們把車停在這裡。」徐子依停車，仍然繼續說：「我已經和劉衡裕分手，他也轉到別的學校了，但是不管怎麼樣，我一定要幫你介紹男朋友，這是我欠你的。女人青春有限，轉眼就三十歲了。」說著說著，徐子依皺起眉來，打量著王雯昕：「你看看你，總是不打扮，明明有一張漂亮的臉蛋，偏偏就戴著這一副黑膠眼鏡。一頭亮麗的秀髮，梳了一個老太婆髮髻。你是故意扮醜嗎？」

徐子依是千金大小姐，留學日本，回國後被父親安排在至誠商工任教美工科的專業科目，她總是打扮時尚。平常開著BMW745代步，全身上下是名牌服飾和皮包。在學校教書，賺取的薪水根本不夠她那一輛名貴轎車每月的維修開銷，更遑論採購那些名牌行頭。但是她的個性熱心大方，是個傻大姊。

「你把頭髮放下來吧！」她說著說著，兩隻手伸來在王雯昕頭上抓弄起來。

「哎呀！你把我的頭髮弄得亂七八糟了。」王雯昕哇哇叫著。

「這樣好看多了！」徐子依滿意的點點頭，接著她又有意見「嗯！還有你這個難看的眼鏡也要拿下來。難得你遺傳了你媽媽原住民的水亮亮大眼睛，幹嘛老是用眼鏡遮著，太暴殄天物了！」

「不行！不戴眼鏡我怎麼看清楚你介紹的帥哥？」王雯昕堅持戴著眼鏡。

「你到底近視有多深啊？人家不是說，原住民比較不會得近視眼嗎？」徐子依面帶慍色嚷嚷著。

「我有一半客家人的血統。近視的這一部分比較接近客家人。」王雯昕戲謔地逗弄徐子依。

「不懂你耶！為什麼不戴隱形眼鏡？算了，就只能這樣了。」徐子依只好放棄。



兩人走進餐廳，徐華夏已經先行到達等候多時，看到她們來到，關上筆電起身迎接。

三人一邊用餐一邊聊天，但是大多是徐子依意圖要撮合兩人，左右吹噓，用力發揮她當媒人的功力。王雯昕雖然無奈，卻也感謝她的關心，只好盡力微笑配合。整個晚上，徐子依賣力演出，炒得氣氛熱絡，三人聊得也算開心，直到當晚九點才結束離開。

至誠商工，教務處。

早上七點多，王雯昕已經在辦公室，繼續排課的工作，教學組幹事美玲和淑德也到了。王雯昕交代她們先把教師配課班級、節數、和各年級每週課程節次等等資料輸入電腦，等電腦初步排課結果出來再調整。三人忙碌了三、四小時，時間已經快中午。

教務主任林奔泊一進來就問王雯昕：「王組長，配課表做好了嗎？」

「都好了，課也快排好了，就等列印。」王雯昕應答著。

「給我看看。」林主任接過資料，看完配課表對她說：「林幕生老師的課要調整一下。」

「有什麼問題嗎？」王雯昕看不出哪裡有問題。

「我重配課後，你再重新排課。」教務主任說完，拿著表件回到自己的座位開始更正。半個多小時後又拿回來交給王雯昕。

「主任，林老師十八堂課，配給他八種專業課程，這樣他如何備課？」王雯昕看過主任更改過的課程表，覺得不合理。

「身為專業老師，任何專業課程都應該能上。」教務主任的解釋，根本沒道理，不過是敷衍而



已。

「可是……一般而言，每一位職業類科專業老師課程分配不會超過三種科目。」王雯昕耐著性子向主任解釋。

「就照我分配的科目排課，你不必替他擔心。」教務主任不耐煩了。

「我不是替他擔心，而是……」王雯昕想繼續爭取。她想說的是，林老師無法好好備課，上課效果不好，受影響的是學生。

「好了！你不用說了，就這樣。」教務主任不悅地阻止她繼續說。

王雯昕知道教務主任這樣做，是公報私仇。林幕生老師上學期因為班級事務，曾經和教務主任起衝突。王雯昕認為，個人恩怨不該拿學生的權益當籌碼，更何況只因為林主任要教訓林老師，還波及另外兩位專業科目老師。因為鐘點數的問題，那兩位無辜者，課程也被拆開得零零碎碎，每個人至少都得上五種科目課程。這麼多位老師，無法專精備課，學生的學習必定會受到很大的影響。這是內行看門道，外行看熱鬧情況，家長們絕對看不出問題癥結，自然不會去抗議或要求改善。從事教育者不該如此行事，但是她知道此時多說無益，只能在上課日程的安排上面做協助，盡量讓老師們方便備課。明天一早就召開校務會議，全校教職員都要出席，課表也必須發下，看來今天又要加班了。

學校原本只上班半天，現在已經下午五點半，王雯昕讓美玲和淑德先下班，自己留下做最後的整理。整個若大的教務處，空蕩蕩的。剛剛下起雨來，外面天色漸漸灰黯，室內光線渾沌。

「啪！」有人打開電燈，王雯昕抬頭看到魏冠翰慢慢踱步進來：「節能減碳？太徹底了吧！小心



加深近視度數。」

「新生訓練不是早就結束了嗎？你怎麼還沒走？」王雯昕微笑招呼。

「留下幾顆皮蛋在操場跑步。」魏冠翰嘻嘻回答。

聽他如此說，王雯昕委婉勸說：「才剛入學，你就處罰他們？教育局要求零體罰，你要注意。」

「我這是利用『趨利避害法則』^{【註二】}，協助這群『本我』過度的小鬼，平衡『心理的人格動力』

^{【註二】}。再說跑步是練身體，哪算是體罰！那麼縣政府常常辦路跑，是在體罰縣民喔！」魏冠翰不以為然，長篇大論。王雯昕只是搖頭笑著，並未與他辯論。

魏冠翰忽然轉移話題：「聽說敗金女王又幫你介紹男朋友？」

「嗯！」王雯昕隨口應著。

「她為什麼這麼多事，老是要塞一些亂七八糟的男人給你，這次又是哪個小開？」魏冠翰口氣微酸。

「是她的堂哥。」

「哼！肯定條件很差！」魏冠翰撇著嘴不屑的表情很滑稽：「你想想，誰不是胳膊往內彎？」

「人家是科技新貴！」王雯昕潑他冷水。

「什麼科技新貴！明明就是宅男，只會敲電腦，說得那麼好聽。」聽王雯昕這樣形容另一個男人，魏冠翰心急了。

安靜一會兒之後，魏冠翰才又轉了稍微正經的口氣問：「你對她堂哥有好感？」

「不討厭。我不是也在敲電腦？」王雯昕故意睨他一眼。

「那麼……你打算跟他交往哦？」魏冠翰收起嬉笑的態度，認真起來。

「還沒時間考慮。你看我事情多得忙不完，哪有時間理他。」

魏冠翰似乎鬆了一口氣，開心問：「晚上一起吃飯好不好？我帶你去民權市場吃飯！」

「不行，明天要發的課表，都還沒核對。」王雯昕不同意。

「晚飯還是要吃吧！我去幫你買。」魏冠翰說完，又嘻嘻哈哈的往外邊走邊說：「你不自己跟我去，我就把我吃剩下的廚餘包回來餵你。」

王雯昕笑了笑，不回應。

看著魏冠翰離去的背影，王雯昕的眼神暗沉下來。她不是不懂他的心思，只是受過的傷，好不容易才平復，對於感情她總是小心翼翼。

魏冠翰是機械科專業老師。同樣是台灣師大畢業，是她的校友學長，對她很照顧。魏冠翰的媽媽是她的房東，時常幫忙她。多虧遇到他，有他的協助，王雯昕才能熬過那一段她的人生中最痛苦、黑暗的日子。王雯昕覺得現在的生活很開心，雖然忙碌，但是她做喜歡的事，結交喜歡的朋友，她不想改變目前的一切。

.....

【註一】人的行為法則：追求快樂、逃避懲罰稱為「趨利避害法則」。

【註二】人格結構由三個「我」所構成：本我(id)、自我(ego)、超我(superego)。本我，是人格結構的最低層，貯藏人性中最原始、不受意識控制的衝動。